

王陽明全集上

上海

行

王陽明全集總目

重編王陽明全集序 沈卓然

王陽明全集原序 徐階

王陽明全集序說

王陽明本傳 明史

王陽明年譜五卷 附世德記二卷 錢德洪

王陽明傳習錄三卷 附朱子晚年定論一卷

王陽明文集九卷 附山東鄉試錄一卷

王陽明詩集二卷

王陽明書牘五卷

王陽明奏議七卷 附公移五卷

王陽明全集跋 呂何均

王陽明全集總目

重編王陽明全集序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此言苗必期於秀，秀必期於實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萁稗。」此言萁稗之種，不若五穀之美也；而五穀不熟，則不如萁稗矣。故孔孟之言，其揆一也；豈非以實爲可貴哉？

陽明先生蔚爲儒宗，而事功彪炳，足以相侔，蓋吾儒之有實者也。其學以格物致知爲主，而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歸；又於孟子「良知良能」之說，深有所發明，則又吾儒之醇而有實者也。

記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陽明先生皆有之矣。彼空談乎性心，聚訟乎章句者，豈所謂苗而不實者乎？又安在其爲五穀之美也？則何足以與陽明先生抗哉？

今其學頗行於東鄰，而吾國反寂焉如無聞，墜緒茫茫，亦烏可以不思宣揚之而

王陽明全集 序

崇行之耶？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沈卓然序於海上。

# 王陽明全集原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脩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之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己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

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廢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固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覩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

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王陽明全集 原序

# 重編例言

一、王陽明先生格致之學，良知之說，發宋儒所未發，得孔孟之心傳；而其勛業文章，亦各稱是，足以炳耀千古。爰刊全集，以廣絕學之傳。

一、先生平居講說條教，其門人徐愛先輯爲語錄三卷，卽傳習錄是；其餘詩文奏疏等類，則門人錢德洪續輯，凡爲文錄五卷，別錄十卷，外集七卷，續編六卷，附錄七卷。編次分類，病于繁複，未易得其綱要；爰爲次第分併，別爲文詩奏議書牘各集，及年譜，以類相從，使之歸于一貫，而無分列之弊。

一、是書係據明隆慶間浙江巡按謝廷傑原刊本付刊，惟原本頗有漫漶脫訛之虛，悉以別本參校，正其非是；其無可考訂者，則姑與闕疑，以存其真。

一、是書本無句讀，致令讀者望洋興歎，不能卒讀；今特加以新式標點，俾微言奧義，躍然紙上，足爲學者津筏。

王陽明全集  
例言

# 王陽明全集序說

##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旣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子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旣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騖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撰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哀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

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旣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沂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卽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愚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太公，常順應，患在自私自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尙，始有所倚，不倚不尙，本體

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二，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三，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撰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嘯嘯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闢起而異之曰：是將奮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尙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撥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尙未免於俗習焉；并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瘁志，卒乃

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溷，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卽是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扁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扁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撰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也，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培植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生，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

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撰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啓子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蔽，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誣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願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



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侯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闕先生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尙亮階之志也夫！

### 刻文錄敘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請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

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淨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却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旣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踪跡尙寥落，旣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僞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嘆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羈學，本足以取信於人，

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訛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即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聲款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即，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為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滌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賊在君側，間有以疑謗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請先生即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奸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焰，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

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爲足爲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鳥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治之迹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爲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哀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菴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真，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顧非古也，其後世侈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騫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學，學未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于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鍊千磨，班班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牆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真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崖鬼魅，皆化而爲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爲大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真知皆可爲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尙吝情於悔前之遺，未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博，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也。不旣多乎？旣又思之，凡物之珍賞于時者，久而不廢，况文章乎？先生之文，旣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尙能次其月日，善讀者尤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并今日之意失之矣。久菴之慮，殆或

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于講學明道者，哀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于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誌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旣成，懼讀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王陽明全集序說

# 王陽明本傳（明史）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甯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涑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劾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鑑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



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敬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計清、贛州知府邢珣、甯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數及守備鄭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樓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樓、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猛，還至贛州，議討涇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涇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饑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涇，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互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涇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涇頭，廣東尙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勦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甯王宸濠反。知縣顧似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

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從吏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詔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陞，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甯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已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垣登，縛拱樞等，官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入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軻，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

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沂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就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唐，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謾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甯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雜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

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細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璉、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衛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鏞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十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趾，深山絕谷，悉狝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甯，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獠賊，上連入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互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甯，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入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入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璉、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璉強之後，萼長吏部，璉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

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瑤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入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入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旨，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請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峯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爲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

戶隆慶初，襲新建伯，萬曆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進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弘復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撈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京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獄五日卒。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遺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勦獲，標異儒先，卒爲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甯少講學，世甯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

王陽明本傳

# 王陽明年譜目錄

卷一 年譜一 自成化壬辰始生至正德戊寅征贛

卷二 年譜二 自正德己卯在江西至正德辛巳歸越

卷三 年譜三 自嘉靖壬午在越至嘉靖己丑喪歸越

卷四 年譜附錄一 自嘉靖庚寅建精舍於天真山至隆慶丁卯復伯爵

卷五 年譜附錄二 年譜舊序至論年譜書

卷六 世德紀

卷七 世德紀附錄



王陽明年譜目錄

王陽明年譜

卷一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  
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  
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朝，廟祀增城。  
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  
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一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  
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  
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寶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  
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  
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  
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一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  
悟，更今名，卽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

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被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去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尙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

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跌坐一榻，卽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才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

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誥夫人歸，丹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官，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諷，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舉浙江鄉試。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甯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

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賴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至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舉進士出身。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疏陳邊務。先生未第時，嘗夢威甯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甯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入陣圖，事竣，威甯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甯所佩寶劍為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奉命審錄江北。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

思與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卽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剎，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

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請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

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貴，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竊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甯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

運，人民胥悅，豈不休哉？一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夏，赴謫至錢塘。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廓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充、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鳩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墪，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鄉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

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首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甯。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



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陞廬陵縣知縣。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器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薄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

**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縮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壚，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

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縮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

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為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

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庵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輿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為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輿菴而為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輿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為在其為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爲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砭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天等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敘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泰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

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自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願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爲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願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洸、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克、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愛是年以邗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丹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

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敘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入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二月至越。先生初計至家，卽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箬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甯波還餘姚。縮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縮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冬十月至滁州。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遊瑯琊溪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知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熱，出門轉盼成路人。」五月，至南京。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

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實、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驪、周積、郭慶、樂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篋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滌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正月，疏自陳，不允。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充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八月，擬諫迎佛疏。時命太監劉允爲思藏齋，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延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典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先生過萬安，遇流公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行十家牌法。先

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颯軋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督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招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尅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單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卽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旣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宣示以寬

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復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爲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兵上杭，密敕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規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巨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遺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政參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兵張戢，勞績，賜勅獎賚，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滅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爲見兵二十有餘，已爲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一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

五月立兵符。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



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上使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兵，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與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

按是月聞蔡宗充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雪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參提之後，而不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

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聞奏，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即押赴市曹，斬之以徇，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起即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一事下兵部，尙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旗牌入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一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一事遂寢。

按救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捍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一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

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甯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甯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皆吾等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

與言至此，不覺淚下。」

按是論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蘆河等，卽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敕獎勵，故有謝疏。疏處南贛商稅。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剎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日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尙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瑣匙龍、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文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

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救獎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揚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邲文，知府邢珣，季敦，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戢，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從參謀等官，指揮謝景，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鷺，宋琮，陸墩，千戶陳偉，高睿等，咸上功。酋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鈞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十二月，班師。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界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于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鄰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正月，征三剌。與薛侃書曰：「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解中事累尙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資督責。」一時延尙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衛中政事，故云。二月，奏移小溪驛。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讎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以病也。襲平大帽瀨頭諸寇。先生議攻取之宜，先

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瀾頭。方進兵橫水時，恐瀾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復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首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瀾，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頌曆、三瀾，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頌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二人，皆得首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卽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誦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瀾，八九日，今卽往，歲內未必至家，卽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尙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官，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

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瑯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痢，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屣先行，諸軍繼之無窮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刑珣、季敦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互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首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一乃進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剿撫之先後，則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况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鴈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瀨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矣。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

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縣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卽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卽日回軍，及計斬剎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四月，班師立社學。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

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爲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圜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甯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



多幸，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剡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廢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劄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剡，再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况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賚，其如賞功之典何？」一奏入，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周魁、郭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瑩、吳倫、陳稷、劉魯、扶掖、吳鶴、薛僑、薛宗銓、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同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爲之釋，而引以斂。刻朱子晚年定論。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牴牾恆疚於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

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有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求知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有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

是年愛卒，先

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雪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

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

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尙覺前此賞

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君之助，固不必

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長。十月，舉鄉約。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

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

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

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寧復，然

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

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十月一日，再請疏通鹽法。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難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成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卷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正月，疏謝陞廕。以三瀨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疏乞致仕，不允。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柳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甯，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况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六月，奉敕勸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敕往勸，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似迎，告濠反，先生遂返丹。先是，甯藩世蕃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致鼓衆，株連富民，斃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

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請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道奏之。宗武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甯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臧賢交通甯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讎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迺令太監常韋鸚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甯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虛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社宗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甯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勅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勅，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勅有曰：「蕭淮所言，關係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譏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督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

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且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濂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濂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濂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晦，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濂乃偽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參政王倫爲兵部尚書，季敦、豐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脇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濂聞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濂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濂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柵，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驪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濂。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濼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十九日，疏上變。濂旣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濂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

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一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魚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陸萬，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入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墩、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樞、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

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胡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

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處，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濂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濂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疏乞便道省葬，不允。先生起兵，未奉成命，上便道省葬，疏

意示「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時奉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疏上僞檄。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敦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

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甯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已酉，誓師。庚戌，次市。以辛亥拔南昌。先生聞濂兵旣出，乃促列郡兵，尅期會于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嘯，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揖、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謀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以分布。旣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垣而登，遂入城擒拱樞、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甯。於是胡濂、劉斐、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珩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

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一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苟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璉、源清等各引璉從後橫擊，直貫而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璉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斌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而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橫、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勤、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



死水中殆盡。己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甯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閩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聞鏡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同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乎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

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卽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乎，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卽登堂遺之。有言伍焚髮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甯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詫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遺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八月，疏諫親征。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

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纘，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闕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疏免江西稅，益王淮王餉軍，留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參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再乞便道省葬，不允。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面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七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

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奉勅兼巡撫江西。十一月返江西。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稿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糶，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醉酒者，聲聲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狗，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面見，先生卽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

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震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二月如九江。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是月還南昌。三月請寬租。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一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尙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

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意加黎元也。六月如贛。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

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因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

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事專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是月至贛，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歌嗽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嚼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謂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七月，重上江西捷音。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尙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旣已甯，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友，實有內應，人

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前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前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天子以偕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即據上游，不敢聘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猗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贖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報不釋麻桌。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祗席間一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

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髻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子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倅濠。是時議者紛然，子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蓋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成？」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一？」九月，還南昌。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尙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柁，不敢放手，而難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贊，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



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官謫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裴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微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瀬，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墻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成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

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充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州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東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厓、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厓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

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遣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學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救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懼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旣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願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搆，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

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直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斃精竭神，無益也。一 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技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供，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煥、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節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役人齋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感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乎矣，而卒平，讒搆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幾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感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一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 卷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正月，疏辭封爵。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

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寃，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二月，龍山公卒。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襪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七月，再疏辭封爵。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

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劫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尙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旣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二月，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

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良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原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原狂者之辨？」曰：「鄉原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原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原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原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原，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而有損。」與尙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

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偽，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秘，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住峰，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甯，遂改葬。十有一月至蕭山。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



入聖之機也。勉之！一於是關稽山書院，聚入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鑑、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泰、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剌，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甯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泰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為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一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為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

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人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

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倏愧忤，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一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

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榘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聞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元匡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

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按是年南大吉匾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羸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九月，歸姚省墓。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入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子切望諸君，勿以子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

遷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籠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一 答顧東橋璘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不可言而喻矣。一 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

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辯。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未繼以

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全面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取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取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

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鈐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舉。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三月，與鄒守益書。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論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蕪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義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

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

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會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

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衝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傯，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

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毋臨坐默對，焚香無語。八月，答聶豹書。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略曰：「讀來論，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



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斬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願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

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夏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忽然者，輒復云爾。」

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尙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一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澧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縮因時相避諱，更今名。十二月，作惜陰說。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

耳。」

六年丁亥。

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

夏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取近乎勇」，只是取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在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撥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

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况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

搆衆煽亂，攻陷思恩，鎮復合四兵省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瓊、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債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鎮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鎮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能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鎮致仕，遣使敦促上道。八月，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悻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二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並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

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一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體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甲申，渡錢塘。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抵。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願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丙申，至衢。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

築豈無緣？一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瀛雲諸亭。戊戌過常山。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悠悠養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斯，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因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十月至南昌。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一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慶。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

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州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撞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媿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願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凌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甯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甯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獠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尙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太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縮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學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砒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著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二月，思田平。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知者



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甯，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甯，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勸，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勸，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甯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論以『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論：『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灑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論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修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

「疏入，勅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戾。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

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千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甯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先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尙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輿馬，悉取辦于南甯府衛，取給于軍餉，不以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甯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韓甯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遇矣。」疏上，俱未果行。興思田學校。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尙無受廬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

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五月撫新民。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瓚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一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置，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離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首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首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

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鵬勳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千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六月，與南甯學校。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迥，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陸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夫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廷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甯遊學，扣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東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仰南甯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七月，襲入寨斷藤峽破之。入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

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蠻，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濤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

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甯，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

目之爲衆所眼者世守之。一旣而復破入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苟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於入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甯，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一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土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甯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入寨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入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入寨羽翼也。廣西有入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入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入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入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入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潯水新甯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入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入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入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

「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入塞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虞，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目擊入塞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九月，疏謝獎勵賞賚。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入馮恩費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

**與德洪**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且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毒炎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甯，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齧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

也。疏入未報。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遠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作。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作。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濟濟蕩蕩。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論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裡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葭色。



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違宿，留詩慰慙慙。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

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

思聰迫至南安，迎入南林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村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相設褥，表裏裼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鉞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听夕哭奠。

入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

人來候久矣。一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

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

李珙、范引年、柴鳳至。二月，庚午，喪至越。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

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

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人朝中有異議，爵廢，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紹上疏曰：「忠臣事

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挂蓐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

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 王守仁，堪以柄用，蓐與守仁，舊不相

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蓐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

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

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

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

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

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瀨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

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搆，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入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戎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入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尊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戴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况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尊爲小人所譏，臣謂之憤，既而得白，臣謂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尊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尊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尊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一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

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 卷四 附錄

嘉靖九年庚寅。

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

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

思田，洪畿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

一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

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灃、劉侯、孫應奎、程尙甯、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

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福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

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縮於金陵，以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

錫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肉其子弟。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化

竄逐，蕩折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

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殿試，恐失所托，適縮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縮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

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為正億問名。縮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

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良，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自師沒，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脩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誼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縮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九月，正億趨金陵。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良、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是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佯言共分胤子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暘、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剎，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葺祀先生。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瓊等，迎觀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臯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

先也。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師昔居龍場，誨授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暉、葉栢、陳文慶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會是足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飮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覩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尙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聞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於九華山，祀先生。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雨遊其地，師門人江口、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著墨跡頗富，思師風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脩天真精舍，立祀田。門人禮部尙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

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蓋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甯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為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為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甯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賁為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迺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為庄，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鈇買宋人所為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為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窅窅，於是愴然而悲，愴然而感，恍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一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

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尙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爲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載副使劉慤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真者俱趨文湖於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

夏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傅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

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裴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

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

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

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旣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

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一歲脩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

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

五峰前擁。桐應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

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象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恆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爲建心極書院，繼作碑記。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局之鏡，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尙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論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孰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論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掎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爲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爲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卽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

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函峰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煥精舍于辰州，祀先生。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

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為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為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

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峴、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子講學於精脩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

遊城闔，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為赤土耳。」問之曰：「南翰峒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

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感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

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與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為尙書，賢宣為方伯，與太僕卿劉懋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云。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詔祀先生。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

知府鄭驥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詔，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

謁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涇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

證道要，師教復振。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史際因歲青築滄塘

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夔、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塔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天咸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引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同矣，而心能不引於慮者，率天慮也。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引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同矣，而心能不引於慮者，率天慮也。」

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聽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我，互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於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一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峰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味味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胄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

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親聞，澄師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病，如鏡面班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爲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證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

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鶚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略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

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sub>易</sub>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狸貙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旣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督，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謐謁師像爲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脩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臘駢奔，烜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湘，山寇盡平，卽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

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侵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謚詢士民之情罪。逐僭據。脩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颯颯乎如師在日矣。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南安青龍鋪師所屬曠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卽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謚脩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按謚度南公移錄曰：一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尙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寔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卽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卽是可見矣。一時謚署南贛兵備事故云。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

歲臘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祠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侵民饑，盜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辭。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早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謐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脩陽明王公祠。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甯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甯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昆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閻東甯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



復申議；於是屬知縣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卽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流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譏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頌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敘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互，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爲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卽龜田亭，其上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疑竇，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生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

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真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爲，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適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歧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九死一生，沛然有悟於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於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懼讒而遇媚，欲掩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動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荐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祕，達爲赤鳥，隱爲陋巷，俾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

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略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顧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尙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於陷穿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於無窮，斯爲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一。」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師旣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甯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脩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胡松、平安福、訪羅洪先於松原。洪先開闢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於宣城，祀先生。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

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歲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於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

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子督學江西，就士人家，

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子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子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子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計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計皆廟食，而先生無祠。子督學之二年，始祠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子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

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止祠。大學士李春芳

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

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

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

建祀宇，尙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

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游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圯者，公則愀然

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脩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

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

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

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

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媿，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

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

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

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乎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

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

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

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

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闕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各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諡而未得者，

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諡文成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思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學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諡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參政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

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廕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咸甯，姑置不論，卽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甯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卷五 附錄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

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坐，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敘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敘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卽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梯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卽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磨，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於空，徵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



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正，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爲新奇譎祕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疎簡爲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蕙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尙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尙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尙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卽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

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爲我者固尙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叟叟，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卽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

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層層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俛俛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卽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者折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音，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吶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知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若佛之沉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續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姍姍，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

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尙友千古，人皆諱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備，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七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

與鬪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尙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旣成，則謂予曰：「君淵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輿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况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

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爲怵，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遠於此學，而發揮於作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分，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峰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瘡。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問行蹤，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嚙戢，如何爲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卽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

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同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諠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挽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生之愆，不免犯替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倭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今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卷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

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為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為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一精詣力究一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為次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為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為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為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恆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雙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嘆，將自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為私淑之助，未為戚也。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意，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大為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一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肯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為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



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卽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卽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敘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湖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日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卽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以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卽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鉞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啖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作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况乃生宮闈，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一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鶩，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為足為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騰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為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為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為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為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培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

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崗，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崗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歎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一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尚甯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遙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

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伍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珠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脩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啟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玄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問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啟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

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脈，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卽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尙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卽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卽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卽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托，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尙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

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煨，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效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至有究極根抵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尙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偷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躡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卽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是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絨宛如見兄於少華峰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各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伸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濼慇懃，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卽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卽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躡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况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

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背。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自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盤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口口，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敘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論，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玄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攬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關，徑行登跳，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

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聞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尙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甯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歧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 卷六 世德紀

###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昇之而去。賊爲坎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籠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慶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開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

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遜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一令大嚼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墜屣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遜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願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遜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遜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祕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俟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令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遯，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卽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反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真，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旣而遯、石翁歿，又當真，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文、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饗飧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日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咸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會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待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竺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先生名倫，字天敘，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察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濶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仗屨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濶，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旣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

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一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輩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狗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粹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旣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尙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旣成禮，偃然而逝。訃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於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子銘公墓。子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子以知言見待，子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子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子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子屬，願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

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君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裹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與，與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卻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齊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寧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寧之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

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尙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徵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旣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遠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挽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羸，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恆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費積

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遷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願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旣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遜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僬僬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狗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寶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參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旣貴，遂



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祕湖魚隱。魚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籠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祕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與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必有焉。」一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敘，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一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續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乎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賢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一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一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講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一歲終吾無以教爾矣。」一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奈何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一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

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雷雨雷電之夕，奮擊門墮，曾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禁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一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命三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甯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誦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秘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

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道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廩寶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卽移病不出。嘗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賦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旣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尙

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挽我哉？」竟不辦。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蹙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壑，忘己拯救之，雖以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

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暫出，忽念太夫人，卽感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臥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一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僇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輪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一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遣行人賚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感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乎矣。」

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歲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考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

「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憤。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孑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點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先生既歸，卽息意丘園，或時與田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是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入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

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峰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琬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遼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遼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界，天樂導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

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旨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純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焉，明道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於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吊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剎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



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一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闔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為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為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與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協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為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為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討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己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必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致有僞學之劫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為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一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一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奉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疏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疏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為功，

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首，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吊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叟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剡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稍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誠，爭功欲殺，永也護翅，彼同袍者，反戈不忤，隱之于心，以莫不戒。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

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瑣瑯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從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為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甯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為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為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遣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為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甯伯王公墳於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甯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甯家以金幣為謝，辭不受，乃出威甯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

鞞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闢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祕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卽命僕要於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爰于叢棘間，遷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恆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

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首有阿賈阿札者，標掠為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為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罐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予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憲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為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子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為文及詩送予，且托子結廬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子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為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為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綏頭諸賊首，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

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一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謁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募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蕢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遂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巢，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清泉溪、日羅南山等巢，直搗泮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勅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嶺賊，虜掠居民，廣東瀨頭等處，強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

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一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敷、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首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尙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一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首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峒賊首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一議既決，命指揮郊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敷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知各險隘，皆設滾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堦，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統砲鈎鐮，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熟茅爲數千，寬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昶、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

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霖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銷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資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維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銷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銷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蘿洞，皆於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舞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於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剡頭賊首池大鬚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鬚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虛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剡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鬚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



池大鬚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鬚，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鬚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勸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鬚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鬚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鬚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鞠皆伏。竄於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兵哨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瀨大巢，與各哨兵會於三瀨。先是賊徒得池大鬚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瀨。各哨官兵遙聞三瀨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趨，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閭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

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玘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蔭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裴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寅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甯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勤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鄞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必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尙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

謀假奉朝廷密旨，先知甯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甯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大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一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虛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為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閉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為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偽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

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覺，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以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一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聚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櫛，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衝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卽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於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

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嘯、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濟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俟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一凡協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一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璉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璉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甯王舟，甯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甯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甯王副舟，衆遂奔散。甯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

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翬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勸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翬、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於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殮，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論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乎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

繼旱災，困若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乎之，不已難乎？一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於大事？」一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一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一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一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有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一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月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驟來京，毋或稽遲。一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一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一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

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於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搆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齋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荐，禮部尚書席公書爲疏，特荐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鏞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尊同荐，桂公不得已，勉從荐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勸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鏞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鏞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資，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置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尊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一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甯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甯。



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論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旣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僞賊上連入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互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於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首訥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首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

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潭州府，住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承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盧鄉，爲立廨守，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嘉，寫敕差行人齋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齎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憑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訝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續家童問：「何所嚮？」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

桂公尊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入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入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荐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揚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托余送與張公。故荐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黃縮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廝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縮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一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出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卹典贈謚，至今人以爲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旣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藜鼎，錦衣縵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予，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曰曰承勳，承學，口口口口，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語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資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

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鬚之傳，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入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旣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子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子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子邊方參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子皆爲黨邪不忠，予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子所以憫子許婚攜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容穽，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與子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并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 親友祭文

一

石潭汪俊（禮部尙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旣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子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旄央央，流水瀰瀰，公私皇皇，或臥或起，乃重訂約，其待子歸，歸將從容，山遶水嬉。公旣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二

北原熊浹（吏部尙書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夏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尙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禰堂載啓，木驛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聖德，豈期伏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脩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櫻，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之令名，豫章爲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視，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三

誠齋汪鉉（兵部尙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周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鋌刃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襯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四

胡東臯（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爲之養，斃斃遺孤，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倚公爲臯，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

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爲可恃，且死王事，公復何憾？子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襚，爲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五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疎；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請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襯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先生憾？然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六

儲良材（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勲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尙何言哉？

七

儲良材

嗚呼！瀛洛云逝，斯道攸仰，公啓絕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橐弓矢，南夷底績，公旣彌留，人百其哀，况我同儕，小人靡忮，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八

王堯封（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爲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怠；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猺獠也，而邊夷格；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令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憇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宇茫茫，至難謹也。寒蜚啣啣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菴菴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今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九

王 疇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諛歛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謬擊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 有司祭文

一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爲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障，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違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縮，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爲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爲先生之山斗門牆。邈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計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劔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奠

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二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為。詎意百粵羣醜，弄兵橫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丕敘，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慈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三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奪著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丕曰是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輶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懽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鳴也。

### 門人祭文

一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俛俛，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



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二

黃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鬪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效隨疲，金溪之學，爲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闢啓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躓，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旣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驛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入塞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瘴癘傷生，積成疾疢，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實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啓夕跼奠，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遠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柔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畬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尙其陰隲而默

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殺，爰薦我觴；覩靈輒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四

應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秘；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昆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痿，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乎！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敢格乎斯筵！

五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間出，忠孝天成；材多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爲國柱石，忠顛立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競趨；禍自蕭牆，誰敢爲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寧忘；奉詔徂征，應時翺翔；既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入寨盜賊叢積，一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外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旅夷，實爲美則；似茲

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遣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味夫子者如刺如鉞。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殃，百拜荐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六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擗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七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己者容，而勝己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學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尙同者疑其立異，然即乎人情，退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著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感，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

志期奉遺訓，尙賴在天之靈，昭鑒啓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庇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輶將駕，薄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八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已卯之變，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扁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祕於玄默，用實繁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未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九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堂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漣，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十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滸，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雖有覺而卽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令！

十一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關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析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勲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征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既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撫。一老不憤，萬民何憐。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令，鳩鳴日未斜。今鷗舞叫臺城，今雲悲撫鍾阜。今煙鎖吁嗟夫子，今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十一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授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荐登樞府。專閫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蠹茲逆藩，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猺獠相攻，賴公柔撫。笏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獨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麈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食篋篋。柯等親炙至教，思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十二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勸，亦孔之疲矣。將摹仿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口口，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彝矣。戒慎恐懼，通

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口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瞶，慶口口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蓄矣；百世之慟，豈獨子私矣？

十四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乎！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輸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速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繫誰無福？

十五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輒令，涕泗淋漓，泰山頽今，莫知嚮往，絮酒爲儀，今荐此衷腸，神尙不昧，今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旣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峰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經，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經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庚嶺」，聞之。

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登其秘，同志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秘，旣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邇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畿寬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猶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爲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囊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尙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

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誰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澤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尙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野驛，親進舍。王陸同殮，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爲乃公哭邪？」己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卽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感也；不可感也，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餼，左右以驢惠之，微也。其禮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嘯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舍襁，扶輿觀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經，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餼，左右以驢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尙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卽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杲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盡力，今果

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殮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恨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聞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思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論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賚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願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恃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概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驢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却，與例不必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尙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

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大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察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况物出羨餘，受之不為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為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於惶惑，蓋以大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况軍旅之事，易簣之言，願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大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為先生布井原銀五百三十二兩，托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畿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聞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為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再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懇，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謂曰：「公勸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豐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為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

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今茲有乎爾矣。一於是自衢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蹙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尙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特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 喪紀

程輝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輝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脈矣，乃僞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與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願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輝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野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實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觀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鏊，同知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鐵，千百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甯，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張鐘，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兌，應辰，鍾振，俞鶚，湯偉，杜相，黃鏊，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觀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張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縣事，汪仲，縣丞劉繪，主簿莊伯瑤，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煒，訓導金珮，張旦，吉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寶，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尙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觀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賓，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觀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參政葉溥，李緋，參議鍾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暉，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璽，王甯，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朝，鄉宦副都御史

熊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鑿，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柏，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鐘，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軌，孫張，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効生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禮，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暉，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俟，至者，蓋有日矣。一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璠，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傅諮，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辨，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興，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瓊，教諭謝炯，庠生丘民節，宋廷豸，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鏜，鄉宦大學士費宏，尙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巖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旣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過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網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閱，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樂惠，黃响，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奔，口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且，劉節，參政胡纘宗，葉寬，參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鎗，萬潮，

党以平、何鰲、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夏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翔、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璽，教諭黃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蕭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觀抵越城，奠於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會昇、會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概，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行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參政沈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稗、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銜、陳炳、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鐘，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鑿、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樂惠，又各特舉焉。劉鐘、楊基、武鑿、龍光，咸以管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於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觀窆於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尚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翰、党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夏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翔、孫仁、洪珠、孔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濟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幽、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尚書韓邦問、編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臬、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輅、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甯、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謚、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璽、徐俊、民

吳昊、葉信、汪似穀、周大經、周文煥、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尙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篋、嚴毅、楊寬、楊譽、知府吳敘、廉使韓廉、邵黃、徐彬、鄒鵠、員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達、王一和、王文訓、王文翰、王文整、王文輟、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逢、行人薛侃、應大柱、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鑑、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浙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楷、徐璐、葉鏞、徐霈、張津、錢種、錢翔、錢祚、詔、凌世華、朱篋、龔、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豸、縣丞朱紱、周應損、秦觀、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 卷七 世德紀附錄

###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寃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寃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勅勸學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



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銳、錢甯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幾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况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返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倅，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

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即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守仁號令一閉門者，生迎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一閉門者，生迎敵者死，一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名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官爲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焰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乎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許安出也？使不即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寃，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

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 縮（光祿寺少卿時上）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托，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托，讒諛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卽讒蜚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構逆，虛焰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懾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侍，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勅福建勸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贗謀，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旣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于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不幸或

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徒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奸，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屍折髀，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効虛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淋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尙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食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况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廢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卽令閑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入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于水，皆無廢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讎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况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瓊、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廢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

効力之權。臣不勝懇懼之至！

地方疏

霍輶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感額而歎曰一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甯也！一又嘗竊計曰一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一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一兩廣自是有底甯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一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一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一天下大功也！一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若入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一廣西民三而賊七！一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入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入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

六十年，未有敢征入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入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入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入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入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入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入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抑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入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一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入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避，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入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剿之宜，六也。入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甯，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入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入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遂剿入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闕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入寨諸賊，百六

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  
 「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已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効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指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

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入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王，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勸，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進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四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一等。』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勸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遂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三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



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甯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甯王之兵，尙未舉動。今甯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甯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甯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穀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納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按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

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閱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旣就，遣雷濟設法差遽李士寶、龍光設法差遽劉養正，各差遽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鬥。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卽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奪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甯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旣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旣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

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特爲備？所以破敗甯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甯王一着。所以遲留甯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甯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銳鎗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霄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諫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將兵及，時夫入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禹持米二斗，鱖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譴慶曰：『王爺爺

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覆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尙謙矣，尙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止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

不答；以故南贛甯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概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于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瀾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瀾頭最大。瀾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遁巢受毒無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于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為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剿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瀾為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瀾。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為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圍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違其歸圖。閏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為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誦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

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使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之，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僞持一檄，經瀘、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糜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鞠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入，指揮姚麗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郝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敦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入，公自率中堅，督之搗下瀾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于三瀾。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犄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瀾，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一曰熱水，二曰五花障，三曰淡方，四曰石門，五曰上下陵，六曰芳竹湖，七曰白沙，八曰曲潭，九曰赤塘，十曰古坑，十一曰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已酉破巢凡六：一曰鐵石障，二曰羊角山，三曰黃田岡，四曰嶺岡，五曰塘舍岡，六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一曰大門山，二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一曰中村，二曰半逕，三曰都坑，四曰尺八嶺，五曰新田逕，六曰古地，七曰空背，八曰旗嶺，九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一曰狗脚坳，二曰水晶洞，三曰五洞，四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一曰風盤，二曰茶山。其奔者尙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

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于五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覆之于烏龍鎮，于中村，于北山，于風門。莫分逃餘孽，尙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黃田坳；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梨樹；乙酉，戰于芳竹；壬辰，戰于百順，于和平，于和峒；乙未，戰于水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諜報各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而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卽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首二十九人，中首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夾，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遲、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胄，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騫害稼，而養之弗薙，從虎狼之狂噬，而聽擊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于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于聖賢之學，自縉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

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奸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爲學之志未立故也。旣以責志爲教，肆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不于鬱孤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牆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爲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爲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爲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覩斯石悲慨焉，旣移置于先生祠中，復求楮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托記于予。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爲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辯，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旣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旣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已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卽皆自是而不疑，嘵嘵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願以爲崇獲之巖，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卽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廈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爲久要云。

###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一時而至於立



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互，羣盜縱橫，土首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三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于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點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溯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疏遜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靈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摸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冢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于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寧靜，則偃臥維平；有青，則傾欹潯浮，以難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橫構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

淨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首，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首，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羅鋒刃，爲可哀也。」卽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首，俾自善計。二首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置，以訓奠有衆。田父老望風觀德，如堵如牆，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甯，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甯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旣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下曰：「田石平，田州甯千萬世，鞏皇明。一明年春，公使匠氏鑄之，遂以爲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交人之鼎，銅柱也已。公車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于世也。」一作田石平記。

###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竟，忌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

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一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大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 重修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一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荐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

錢令修葺之。待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子貴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倦倦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鎔錙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接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 平寧藩事略

敬齋蔡文（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寧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剪之，以成厥功」，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遠近，縉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

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峒首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撫然有失久之，擲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兵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卽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藉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甯不啓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貲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故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若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勅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并官吏里隣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勅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剿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一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剿賊成

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一行縣取其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奉稱征剿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是各官既剿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剿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為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王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托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疎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重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黎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况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是爲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參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歉，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爲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托之重；爲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疎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爲轉達，明有憲典。

幽有師靈，尚冀不爽；所有條宜，開具于後。

### 請恤典贈謚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訥、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于生前；令望高風，愈隆于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謚；石瑤，有謚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旣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洪慈，人心咸爲憫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恤典，并有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訥、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卽其立朝，則大節不虧；迺其居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謚；石瑤，已有贈謚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恤典，如尚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未隆、僖等，或



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廕，仍給祭葬贈謚。呂柟准賜贈謚，以成恩禮。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願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銜、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梟、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尙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冤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勅下該部，一并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回厯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恩寵之澤，子奪出自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于忠良，則爲公，及于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于其間也。臣伏讀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款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皇上新政，固將欲使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于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祇承德意哉？臣謹諮之縉紳，參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尙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

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勦藍鄙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甯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  
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辭身從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  
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仕三十餘年數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  
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入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  
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爲忌者踰論遂削去伯爵并恤典贈謚迄今人以爲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  
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  
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自始至終孜孜不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流致仕家居  
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謚未蒙先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爲歉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  
廷舉廣西橫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  
論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謚尙亦未與云已故原  
任戶部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  
撫勞伐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肆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并謚  
未議猶爲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  
此其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  
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差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躡跡效  
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不容遁矣其存日旣倖  
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甯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于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  
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

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諡祭葬。蔭子等項願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蔭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子奪明而思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寃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齋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沖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為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蔭，崇之貌祀，其為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參論落職，觀應時不當冒陞，則一中不應贈蔭明矣。再乞勅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遵照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蔭祠祀，俾毋終辱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為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一奉聖旨：一該部知道。一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一為應明詔，乞褒殊勳，以光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下中外，按剔幽滯，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請，顧其功在社稷，道啟羣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為陛下言之。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為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

其功在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懼，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先皇帝，逮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卽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卽欲召入密勿，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已，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賚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嘆而不置矣。伏惟皇上俯垂軫念，勅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諡，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太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卽已表章于今日，而守仁之志，卽已獲伸于九原矣。卽今弈世陋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 題贈諡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諡官員例，應給與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撰述官

員，誥命。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謚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謚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謚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謚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謚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謚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謚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劬，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謚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尚書，謚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尚書，謚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謚端愍。原任南京刑部事，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今贈少保，謚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勛，今贈右副都御史，謚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

##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事。書填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同。立朝之節，概具見。潔己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奸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尙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祕略，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閩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已始終，並無訾論。尚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嘉。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尙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尚書汪俊，與祭二壇。尚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尚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聖旨：「蔣冕、喬宇、周尙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楠，俱與他謚。石瑤，准改謚。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

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一看得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守、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尙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經帷纂脩，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井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尙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

欽奉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尙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謚一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備吏司，同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同稱：「王守仁病故，一各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爲比例，乞恩贈謚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概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朝廷所以崇獎賢哲，褒荅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得而濫應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釐正恤典一款，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祇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賜謚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并擬謚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一等因。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本官照劄備承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明開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 諭祭文

維隆慶年月日，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尙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奸，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真儒。願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尙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謚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爲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旣茂矣，勳莫尙焉。方膺顯命，以馳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爲終七，又改終七爲百日。）

###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淵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脈，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窳窳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歆茲彝典，獎爾忠魂！」（暮年除服文同，但改窳窳爲周基，又改爲覆除。）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羴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酒五盞 鳳雞一隻 煤骨一塊 煤魚一尾 酥餅酥餃（各四箇） 湯鷄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入遞不差人。」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開讀事，十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劄付，押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一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蔭，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即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案驗奉都察院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曾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焰燻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闕

勸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卽旋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悼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閩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卽本爵之勳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寧之事，霍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開讀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諫，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一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朝廷先知甯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甯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

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覬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遲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即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閑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冲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其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潤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以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縋絙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襟，及僞大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官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榜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警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嗷呼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袍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

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聚積，橫互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卽許泰、平虜伯朱彬、卽江彬、左都督朱壘、卽劉壘、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奏差太監張永、齋駕帖開稱「宸濠等特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一本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眷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并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爲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一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僞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

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入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勤平剎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飽歌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尙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豪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贈恤，生存皆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廢削除以來，稱枉者爭於士論。蓋較之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說堂十一月十三日到。

### 浙江撫巡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爲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甯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旨前往福建勦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

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達，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焰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命，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搆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一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搆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真爲囊中物耳。宸濠固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奸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反，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卽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勅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旣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寃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卽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

路，而入猶執其跡以罪之，寃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卽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于國家，一行有益于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皇上新政第一事也。况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勸，海內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悃誠，而犁庭掃穴之績，尙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以守仁忠義，不白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帝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皇上矣。其爲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等題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討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廢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武廟之未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較之靖遠威寧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寧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



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一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為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一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聖王所不能廢，即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為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為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武宗巡幸之時，虛焰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疋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搗虛之機，

宋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紹宗社石磐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甯，其功尤偉。仰蒙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于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尙斬于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興滅繼絕，所望于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荐，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一、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剿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恩蔭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親覈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礙，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尙書等官楊博等題：「爲懇乞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

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荐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荐前來，隨該本部題奉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尙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勸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聖旨：『是。欽此。』

『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尙書劉體乾等，議得『國家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芽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不救，故續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庸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后，靖遠咸甯，姑置不論，卽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甯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

反，何獨於新建作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但子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王守仁封爵，你每既再議明白，准照舊世襲。」

王陽明年譜

王陽明傳習錄目錄

卷一 傳習錄上

卷二 傳習錄中

卷三 傳習錄下

附朱子晚年定論

王陽明傳習錄目錄

# 王陽明傳習錄

## 卷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聲效，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一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一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

以有學問思辯之功。一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會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

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道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旣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已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

殺亦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旁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

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譎譎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

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子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義黃之世，其事闕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有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

亭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

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旁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騰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



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甯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

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甯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甯靜時，亦只是氣甯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甯靜不甯靜。若靠那甯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似要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

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

故且教之靜坐息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華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旣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則曠豈不感動底豫？則曠旣還，輒乃致國請戮，曠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曠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曠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

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一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共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

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一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如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個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

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旁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



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偽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哀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一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

織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會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况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

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乎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為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

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

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有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

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sub>子</sub>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旣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會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

恣懷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有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怠，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鏡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

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浹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曰：「學問一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曰：「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學問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側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孺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

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一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一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一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一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會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

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鵂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間，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旁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

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華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道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未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處，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轍，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

在格致之前，於此尙未釋然。一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 卷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非，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庵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饒饒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聖賢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持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旬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持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一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

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一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致知，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歿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



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殫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殫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殫壽不貳，是猶以殫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殫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殫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殫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嗷嗷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旣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尙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

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甯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致知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違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一「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見則以爲於道未相脗合。

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甯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

波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

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一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

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義和曆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義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



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感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滄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

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取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取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取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息而霸術昌，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

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虞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皇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啓問道通書

吳曾兩生至，備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册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

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尙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

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不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才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尙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

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啾啾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甯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旣恆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甯靜，是以愈不甯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寂也，公也，旣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

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甯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親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親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親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親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親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木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



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固然消阻，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尙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與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甯靜，愈不甯。」

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免將復失之矣。欲求甯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甯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甯靜，今却又添一箇求甯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卽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未後却是自

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一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會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一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荀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其有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傳、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尙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

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做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功用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乎？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的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一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

私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坐諸友聞之，暢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由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亦知行合一之功似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雜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言其工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月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

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擊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做，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着前一病，近又着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寬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寬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寬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一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億，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



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一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一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贖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謹。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詭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辯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稽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

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龔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

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其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啾啾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感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

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論而豁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甯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甯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澆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譚譚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用，施

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旁，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甯以斬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

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未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遷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願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旣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一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甯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翹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感使遠來，遲留經月，臨歧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却是致良知之功，尙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旣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貴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與疾從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章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

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一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詰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騷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

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濳泊，而不會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旣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



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一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言，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辯，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工夫，却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殫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殫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殫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廣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

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尙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齋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旣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慧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 右兩大吉錄

###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令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爲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霽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

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怠，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懽，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歛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忤，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歛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窺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

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 卷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攷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

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無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怠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蕩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棠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道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容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一直是難躐，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

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敦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蒙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疊疊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具備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一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不必云得不得也。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一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一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

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窸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窸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一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

地爲村，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

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怠，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非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被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恣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講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着。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

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尚且不進，况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慢慢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着；却若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

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王汝中省會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會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會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會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供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

侯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滌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一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



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贅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卽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卽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卽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對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孟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

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掉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箪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甯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前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

原是審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

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曰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透明，皆是日光所照；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下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筍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

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知道體卽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

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取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何處取得准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甌，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甯，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己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



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華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甯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都是聖人。」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峰，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

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尙寥落。旣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

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去做，知得不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了；

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識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會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峰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簡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

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卽是此心不怠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一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慎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

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親有聞上馳騫，不在不親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親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親其所不親，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爲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怠，致良知便是必有事の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

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會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為恃？」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相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真真鑿方柄；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會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營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復，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親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爲繁也。請哀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益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爲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

# 朱子晚年安定論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癩，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叟叟，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衷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做，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論，似有未能盡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鸞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有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一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一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狗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論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閉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文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

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旨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懷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 答周純仁

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慮矣。

###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還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斂，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鬪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



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為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為助不小。

###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會存息，不會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大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故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

###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

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鏘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與，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觸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雜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

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一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尙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卽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零都袁慶麟謹識



# 王陽明文集目錄

## 卷一 序記說 (原卷七文錄四)

別三子序(丁卯).....	一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二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二
贈王堯卿序(辛未).....	三
別張常甫序(辛未).....	三
別湛甘泉序(壬申).....	四
別方叔賢序(辛未).....	五
別王純甫序(辛未).....	五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六
贈周瑩歸省序(乙亥).....	七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八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八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九
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一〇

贈鄭德夫歸省序(乙亥).....	一〇
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一一
朱子晚年定論序(戊寅).....	一二
別梁日孚序(戊寅).....	一二
大學古本序(戊寅).....	一四
禮記纂言序(庚辰).....	一四
象山文集序(庚辰).....	一五
觀德亭記(戊寅).....	一六
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一七
從吾道人記(乙酉).....	一八
親民堂記(乙酉).....	二〇
萬松書院記(乙酉).....	二一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二三
重修山陰縣學記(乙酉).....	二四
梁仲用默齋說(辛未).....	二六
示弟立志說(乙亥).....	二六

約齋說(甲戌).....	二八
見齋說(乙亥).....	二八
燭亭說(乙亥).....	二九
謹齋說(乙亥).....	三〇
夜氣說(乙亥).....	三〇
修道說(戊寅).....	三一
自得齋說(甲申).....	三一
博約說(乙酉).....	三二
惜陰說(丙戌).....	三三
<b>卷二 序(原卷二十二外集四)</b>	
羅履素詩集序(壬戌).....	三三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三四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三五
氣候圖序(戊辰).....	三六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三七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三八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三九

五經臆說序(戊辰).....	四〇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四一
送章燾德歸東雁序(辛未).....	四一
壽湯雲谷序(甲戌)文.....	四二
文山別集序(甲戌).....	四三
金壇縣志序(乙亥).....	四四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四五
送聞人邦允序.....	四六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四六
<b>卷三 記(原卷二十三外集五)</b>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四七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四九
平山書院記(癸亥).....	四九
何陋軒記(戊辰).....	五〇
君子亭記(戊辰).....	五一
遠俗亭記(戊辰).....	五二
象祠記(戊辰).....	五二

臥馬塚記（戊辰）	五三
賓陽堂記（戊辰）	五四
重脩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	五四
玩易窩記（戊辰）	五五
東林書院記（癸酉）	五六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	五七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乙亥）	五八
時雨堂記（丁丑）	五九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	六〇
濟河說（乙酉）	六一
<b>卷四 說雜著（原卷二十五外集六）</b>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六一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	六二
南岡說（丙戌）	六三
悔齋說（癸酉）	六四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壬戌）	六四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	六五

龍場生問答（戊辰）	六六
論元年春王正月（戊辰）	六七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	六九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	六九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七〇
諭俗四條（丁丑）	七〇
題遙祝圖（戊寅）	七〇
書諸陽伯卷（戊寅）	七一
書陳世傑卷（庚辰）	七一
論泰和楊茂	七二
書樂惠卷（庚辰）	七二
書佛郎機遺事（庚戌）	七三
題壽外母蟠桃圖（庚辰）	七四
書徐汝佩卷（癸未）	七四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七五
爲善最樂文（丁亥）	七六
客座私祝（丁亥）	七七
<b>卷五 雜著（原卷八文錄五）</b>	



王陽明文集 目錄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七七  
 書石川卷(甲戌)……………七八  
 與傅生鳳(甲戌)……………七八  
 書王天守卷(甲戌)……………七九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七九  
 書孟源卷(乙亥)……………八〇  
 書楊思元(乙亥)……………八〇  
 書玄默卷(乙亥)……………八一  
 書顧維賢卷(辛巳)……………八一  
 壁帖(壬午)……………八二  
 書王一爲卷(癸未)……………八三  
 書朱守諧卷(甲申)……………八三  
 書諸陽卷(甲申)……………八三  
 書張思欽卷(乙酉)……………八四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八五  
 書朱守乾卷(乙酉)……………八五  
 書正憲扇(乙酉)……………八六  
 書魏師孟卷(乙酉)……………八六

書朱子禮卷(甲申)……………八七  
 書林司訓卷(丙戌)……………八七  
 書黃夢星卷(丁亥)……………八八

卷六 雜著(原卷二十六續編一)

大學問……………八九  
 教條示龍場諸生……………九三  
 立志……………九四  
 勤學……………九四  
 改過……………九四  
 責善……………九五  
 五經億說十三條……………九五  
 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一〇〇  
 家書墨跡四首……………一〇一  
 一與克彰太叔……………一〇一  
 二與徐仲仁……………一〇二  
 三上海日翁書……………一〇二  
 四嶺南寄正憲男……………一〇三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一〇四

又與克彰太叔……………一〇五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一〇六

又……………一〇八

### 卷七 雜著（原卷二十八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一〇九

乞恩表揚先德疏……………一一一

辭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一二二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一二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一一五

書汪進之卷……………一一五

書趙孟立卷……………一一五

書李白騎鯨……………一一六

書三酸……………一一六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一一六

春郊賦別引……………一一七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一一七

廬陵縣公移……………一一〇

教場石碑……………一二二

銘一首……………一二二

箴一首……………一二三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一二三

劉子青墓表……………一二四

祭劉仁徵主事……………一二四

祭陳判官文……………一二五

祭張廣溪司徒……………一二五

### 卷八 雜著（原卷二十九續編四）

鴻泥集序……………一二六

澹然子序（有詩）……………一二七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一二七

對菊聯句序……………一二八

東曹倡和詩序……………一二九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一二九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一三〇

性天卷詩序	一三一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一三二
送駱溫良潮州太守序	一三三
高平縣志序	一三四
送李柳州序	一三五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一三六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一三七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一三八
送紹興佟太守序	一三九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一四〇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一四〇
提牢廳壁題名記	一四一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一四二
黃樓夜濤賦	一四三
來雨山雪圖賦	一四四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一四五
雪窗閒臥	一四五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一四五

春晴散步	一四六
又	一四六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一四六
又	一四六
次張體仁聯句韻	一四六
又次張體仁聯句韻二首	一四七
題郭詡濂溪圖	一四七
西湖醉中謾書	一四七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一四七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 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一四八
遊泰山	一四八
雪巖次蘇穎濱韻	一四八
試諸生有作	一四八
再試諸生	一四八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一四九
再試諸生用唐韻	一四九
次韻陸文順僉憲	一四九

太子橋……………	一四九
與胡少參小集……………	一五〇
再用前韻賦鸚鵡……………	一五〇
送客過二橋……………	一五〇
復用杜韻一首……………	一五〇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 後期小詩寫懷……………	一五〇
待諸友不至……………	一五一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 唐韻……………	一五一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一五一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一五二
贈陳宗魯……………	一五二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一五二
題施總兵所翁龍……………	一五二

卷九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傅碑

贊 箴 祭文(原卷二十五外集七)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一五三
陳虞士墓誌銘(癸亥)……………	一五四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癸亥)……………	一五四
徐昌國墓誌(辛未)……………	一五五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乙亥)……………	一五七
文橘菴墓誌(乙亥)……………	一五八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一五九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丙 子)……………	一五九
諡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一六〇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一六二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一六三
湛賢女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一六四
程守夫墓碑(甲申)……………	一六五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一六五
平茶寮碑(丁丑)……………	一六八
平澗頭碑(丁丑)……………	一六八
田州立碑(丙戌)……………	一六八

王陽明文集 目錄

田州石刻	一六九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一六九
三箴	一七〇
南鎮禱雨文(癸亥)	一七〇
瘞旅文(戊辰)	一七一
祭鄭朝朔文(甲戌)	一七二
祭澗頭山神文(戊寅)	一七三
祭徐曰仁文(戊寅)	一七四
祭孫中丞文(巳卯)	一七五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辛巳)	一七五
祭文相文	一七五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一七六
祭國子助教薛尙哲文(甲申)	一七六
祭朱守忠文(甲申)	一七七
祭洪襄惠公文	一七八
祭楊仕鳴文(丙戌)	一七八
祭元山席尙書文(丁亥)	一七九
祭吳東湖文(丁亥)	一八〇

八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戊子)	一八〇
祭軍牙六燾之神文(戊子)	一八一
祭南海文(戊子)	一八一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一八二

附 山東鄉試錄

# 王陽明文集

## 卷一 序記說

### 別三子序（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子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饋，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魯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

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衝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淩而淩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淩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

先生曰：「然！子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子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子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 贈王堯卿序（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篤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 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

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揚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子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 別方叔賢序（辛未）

子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尙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尙，於子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子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子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子曰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子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鼻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子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 別王純甫序（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鯁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垣也，圻壤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

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子聽，倡之而莫子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住也。

### 贈周瑩歸省序（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親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旣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旣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旣而旬一至，又旣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旣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庖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端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肆肆者，日進於利；

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敢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月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弈乎？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

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風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

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 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子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子言爲乎？然子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植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渾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窮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徑，蹈荆棘，隨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聞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衷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季序（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躄，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願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警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竄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逸噴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旣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旣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旣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

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吏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

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濇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做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旣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 象山文集序（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

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章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葦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倂歉於其心者，

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情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爲人臣者，以爲臣；爲人父者，以爲父；爲人子者，以爲子。」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 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土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騖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

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脩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饜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

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鬩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子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計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知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



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互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脩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爲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

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 萬松書院記（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備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貴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

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箎，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甯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未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應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計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

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誦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壘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脩山陰縣學記（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瀛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饌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脩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脩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

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亙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鬩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乎？序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巴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旣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

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不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取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取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蓋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乙亥）

子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

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植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濇，則流不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



卽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卽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卽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卽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卽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魴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甲戌）

滁陽劉生韶，旣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願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 矯亭說（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

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前，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非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 脩道說（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興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育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 自得齋說（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蹟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

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斷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旣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旣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衆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

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 惜陰說（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天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 卷二 序

#### 羅履素詩集序（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粹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

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子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

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嗚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擊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擊者順，竊者靖，滌蕩刮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雁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尙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



况又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願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取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

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年，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書多，糜則書，蠹蝨，雨蝨，蠅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鸛鵲采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前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前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敘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靈貴之間者十餘年，內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履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歡，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窮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

父母之弗違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嗷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不必捧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嗜嗜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恆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斯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餼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

曰：「一樹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侍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麩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

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膠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欽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玆，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玆旦以上三載，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敘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幹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幹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幹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互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思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互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旣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察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邪其中雖蘆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發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旣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彈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則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蘆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旣遠矣蘆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

改而貌若益慙，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子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旣幾於道，而尙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效，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 文山別集序（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眦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斬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斯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



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漸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耆有遺聽焉；吾欲覲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租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涇南南侯之守越也，趣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慙，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墮，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搆譏騰誅，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被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疊疊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而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夏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

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謀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毋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風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鄒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

險，竟成入寨之伐而出。嗟呼！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錘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瞑目攘臂，以相抵捍鈞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 卷三 記

####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讀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好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

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鱉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啻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子謹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殍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餓稍不稔，卽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子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互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憐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敦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 平山書院記（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兄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墊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溫甫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爲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置，宜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子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子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閤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萋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 君子亭記（戊辰）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



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各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虞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脗長，塵囂涸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遠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曰：「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庫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庫，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騫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 臥馬塚記（戊辰）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瀉，若奔若伏，布爲層裯，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澍，中窺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數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願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

卜爰視公馬，眷然踞臥，噉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旣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謚，植樹蒼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賓而賓日。傳以賓日之賓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子狂，匪日之賓，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子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曷其曠，其日惟霧，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怵其昫，倏焉以霧，勿謂終曷，或時其曠，曠其光矣，其光照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頽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互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幃纒絡，若搏風之鵬，翫集翔鶴，螭虺之糾蟠，猱貌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互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儻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屹林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度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成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令其若決，瞭令其若徹，茁滋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請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

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上，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取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旣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圯墮，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

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茲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葛廷珪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僚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

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官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喑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論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論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

### 時雨堂記（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騭，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騰域，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



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為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為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為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為五楹，庖漏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為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為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

自循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 濬河記（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焉，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旣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怵，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燹矣；靈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驚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 卷四 說 雜著

####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阡旣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

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門，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享，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說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而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而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說，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願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砥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子，子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為

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 南岡說（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旣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斬於子，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斂，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

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藹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續，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

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耀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却走，君將揜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勸。」

###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卽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事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卽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朝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醴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卽起，勿使昏睡；既晚卽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卽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

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君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倍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淪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方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賣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 論元年春王正月（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歷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主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



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子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所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啄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概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

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樹齋而宗南峰焉，亦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概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明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誣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讎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佺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鎧來就子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辰，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勸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子爲題其事。

### 書諸陽伯卷（戊寅）

諸陽伯僂從子而問學，將別請言，子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子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觀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觀，則吾爲隱於子矣。」

### 書陳世傑卷（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微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

傑，則百凡私意之前，自當退聽矣。復囁囁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幾乎。

諭泰和楊茂（其人聾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個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個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蹙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庚辰）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過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願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澗，將與子盤桓於

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 書佛郎機遺事（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子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子。至則濠已就擒七日，子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葺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尙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多，福建按察僉事周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子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子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豪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子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子必起兵，卽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

識子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故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尙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且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

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子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王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尙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愛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詩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德，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



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劇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乎！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

「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願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園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子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勸夫鄉之後進。

### 客坐私祝（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 卷五 雜著

####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子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旣而疑焉；又旣而大疑焉；又旣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子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喜，冥然以契，不知子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子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子，亦非苟異於子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子，今旣釋然，子可以無言也已。

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踈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甲戌）

傅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邪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邪生乃來京師，謁子，遂從子而南。聞子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

辭，冀以是千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子。子曰：「噫！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宥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子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子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 書王天宇卷（甲戌）

徐曰：仁數爲子言天宇之爲人，予旣知之矣。今年春，始於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子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漑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漑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旣可觀矣。願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子言之爲禪矣，或疑子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己，憐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子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其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尙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辛巳）

維賢以子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子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

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尙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願隨俗同汗，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尙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汚。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爲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文辭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志有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子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甲申）

守諧問爲學，子曰：「立志而已。」問立志，子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子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子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子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子。子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感然而起。

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前奠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入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穴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氣動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 書朱守乾卷（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

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搏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釋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饋之。

書朱子禮卷（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脩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暮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蠹蠹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恆產者，然其時聖學尙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侵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

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遠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踞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

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入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 卷六 雜著

###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斲鱓，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者，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旣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

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也。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鶩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下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慮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予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苟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各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



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也，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

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謫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贗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專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御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仰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解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而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及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敦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 五經億說十二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折，以知解接人也。」

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 人君卽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乾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旣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戚休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覲覲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

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牧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巳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而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不外乎一貞也。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

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尙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尙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尙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潮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口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取，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

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萎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旣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旣醉旣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



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鼗磬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旣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嚶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宜；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始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生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闊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况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前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滌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滌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滌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宛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纒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心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風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遠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

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 二、與徐仲仁（仲仁卽曰仁師之妹婿也）

此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若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旣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尙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齎檄至，欲遂斬其使，奈齎檄人乃參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勸，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卽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

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且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日遣家人間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蒸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吾臣父子夫歸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儼儼是書。正憲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憲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憲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供拜手跋。

####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尙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尙未全愈。

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常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托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貴求退歸。

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未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雖孤雜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穉，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甯，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斃斃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衰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

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笮笮苦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鑿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

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托家政于魏廷豹，使飭家衆，以字胤子，托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傯之時，猶字畫道逕，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喜正億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卽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卽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卽可報祖母諸叔，况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

東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抵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曆，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托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托。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冀蘭亭獲觀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鈐東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



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矣。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穴穴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托，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尙期速改可也。實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卽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好情，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尙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顧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托矣。來瓊亦老實可托，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卽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 卷七 雜著

###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剷滌兇穢，復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

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徇徇，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皆置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顧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味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徇徇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況今前星朱耀，震位猶虛，而乃努力於擊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如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感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味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闕睢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務理義之悅心，下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復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生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

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 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茶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在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祕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鄉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寃之，乃又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備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脩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深抑，而沒有餘取，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

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覲制詞，有云：「直道見阻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父伏覲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蔭。」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躡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奏，聞伏候勅旨。

辭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尚書張子麟奏爲辯汚枉循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哀經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燬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叛逆之舉未必會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佈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點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辯無憑查考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

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圖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遼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即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嘗未有見。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巖戰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

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旣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論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度臺之靜觀軒。

###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 書趙孟立卷



趙孟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入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旣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 書二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敍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

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未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共有迫於

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積禍於其子孫，孰與和異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洒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故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卽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

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訕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洵洵。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醜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修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背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修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

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贛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

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猛寇大起，江廣湖湘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子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洲，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剌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 丁丑冬，輦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苟心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溷，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故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同，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龜焉而時敏，乃聞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執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尙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予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勗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僂辱之弗違，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興，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尙文之爲人曰：「尙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尙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敬、仲敬、卽尙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尙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搔頑，弗卽工者累年，尙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



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尙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尙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文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尙文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硯，栩栩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旣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 祭劉仁徵主事

維維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子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躄之得志，在往昔而旣有；夷平之餘，以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瘡痍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瘡痍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遭難之區也，在檢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晚已，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已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沉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

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以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綠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卽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 祭張廣溪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 卷八 雜著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葦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

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於陽明洞，得悟於龍場，大徹於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微，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雕琢，而闡闢內光，因嘆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粗，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况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甯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遂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覓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敘。

## 澹然子序（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齋完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昭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惶惶日收斂，致曲乃明誠。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尙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領陽性，葵也吾友于。孰葵孰爲子？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閫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從事於京師，且歸，太

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其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听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子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燁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子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雷雨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礱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宜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姻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一名父謁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一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如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槁，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闈，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尙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旣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愛深，悄然而情隱，雖故托辭於觴咏，而沉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

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園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幹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闐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瞻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斂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子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子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子增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

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子，而德之子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甯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駭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獠海獠，非時竊發，爲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子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

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遠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寮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入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淨居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子。子不知淨覺，願國聲端人也，而淨覺托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淨居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絕迹滅之



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睇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顛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况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躐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躐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環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千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子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甯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

可。顧甯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邁，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扈。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縵。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奮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是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剝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揣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旣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

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子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爲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闕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寃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是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嘗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生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

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井僭竊，先生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有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斥爲柳州司戶，蕡之忠義，旣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觀、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

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願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旣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考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北給事諫官也。京北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北，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願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北之擢，固將以信其風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已也。君行矣！旣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

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卽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

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虛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 賀監察御史姁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姁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如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宗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宗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隣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宗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

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况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 送紹興 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子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來與之隣，其貌頽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旣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貳守於蘇，大郡繁而尙侈，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侈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井，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剪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嘆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嘆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度，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攷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忤，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旣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差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旣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隳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口決

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甯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耳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極桎之緩急，肩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不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

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子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尙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子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子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溥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觀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木閤，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極楷可弛，縲紲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窳，無能爲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

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子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或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欲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氣復闢，旣橫且縱，撻撻風颯，洶洶濺濺，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爲江之兵散而東下，感懷中之悲歌，慨慷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翔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垌，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峰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頽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覲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懣震擊於耳，曠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瀾瀾汨

汨，澎湃掀簸，震蕩澤渤，吁者爲竿，噴者爲箆，作止疾徐，鍾磬祝敵，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吶者嗚者，囁者翕而  
同者，繹而從者，而喁喁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  
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  
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  
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  
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曠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  
作歌曰：「濤之興，今吾聞其聲，今濤之息，今吾泯其迹，今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今夫孰知其所極，今弘治  
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入深巒，銀幢寶燾，森圍圜，長矛利  
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湲，沓嶂連天，凝華  
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峻  
嶂，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嶽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  
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蹀躞，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  
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直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  
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峰，冥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  
侶，蒼茫之外，爭行威障，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

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筵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誰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峰近斗魁。

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絨書白鴈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溪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集夔華，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

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峰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尙滴衣，隔水霞明洩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床，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疑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娑婆，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髮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尙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 又次張體仁聯句韻二首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踪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明月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疎多抵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 題郭詡濂溪圖

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露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激灩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况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堤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峰引高興，醉攜青竹不須扶。

###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闥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設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尙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蟻垤頽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絕境固靈秘，茲遊實天啓。梵宇遍巖壑，簷牙相角觝。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禮。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藟。

###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善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况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慙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峇嶂迴峰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鬪塞欲歸難。

###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鴈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雷雨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 太子橋

乍寒乍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濛濛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蠶蛺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况，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善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暗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鈎；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尙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尙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雲壓帽兼愁重，峰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絨書有鴈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爲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峰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疎夜中老，急管哀絲爲誰好？歛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宜寂巖中人，蘿衣薜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菌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閒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陽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疑心神，生綉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早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霽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下。

## 卷九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墓誌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乎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藹徹厓幅，於物無抵；于子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合章祕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蓋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彭，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咸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燿燿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誕友，以善交稱，咸化間，誕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誕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誕姪孫節與子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子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參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幻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衡、級，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燿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嗇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

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人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搖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搖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辨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巖山互壑，搖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穿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薈，搖失籍，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搖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歎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卽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夏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祇服，與物熙然無抵。至甚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穎，燁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闢，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 徐昌國墓誌（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



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鸚鵡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鴟梟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入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子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

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一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澗、漢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此，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會孫女，年十八而未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子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游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民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庸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

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早卒，次卽楷，次棧；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空，則觀其隅，彼昏憒憒，謂子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入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已，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棗棠東集槨，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樹，字汝霖，號橋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

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盛竭資以感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己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狗湖俗之所尙，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况以殆其體體乎？吾子已之旣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旣而

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律。

諡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諡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恆，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恆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與之兆耳。」御書有恆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範，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諸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著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備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尙，是以易閔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

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一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懷懼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五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圍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尙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首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甯諸州縣。公隨調兵剿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旣歸，築兩峰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峰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耆，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

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基，孫男四，楨、楠、橋、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巖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略于西陲，實屏實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子師，寇賊奸宄，維爾子治；既搜既過，豕豮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湄，徜徉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濟，衰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拿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紲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浼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旣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啣濡喘息，以漸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曠，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悠然就抑蒙溷

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甯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



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旣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辭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旣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閭也，不亦貞乎？績麻舂粳，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甯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旣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旣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爲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吠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旣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爲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 程守夫墓碑（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尙不能無潛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尙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而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桂，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休扈宋南渡，諱百人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

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閣，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綜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嬖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恃日甚，毒流

繪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戒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旣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尙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旣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今其非有也，窅今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尙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甯，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尙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

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邠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剎頭碑（丁丑）

四省之寇，惟剎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峯猺旣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剎，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燭，集軍四省，洵洵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度，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肇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子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讎，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子，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璜，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膺，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

河，其趨彌汗，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競競；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拆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壅腫，砭迺斯愈；不見痿痺，剗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剗，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語，慢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取；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頗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讎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壘穀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元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黎苗荐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賦斂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

讎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 瘞旅文（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子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一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雙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爲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戚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



若是其速，又不謂爾于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今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瓊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子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雜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余苟死於茲兮，率爾子爾僕來從子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與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歧，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繹，君獨奮而古，舊臺傑，無文猶與，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君，蓋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子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抗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子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襯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子

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嗟，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尙饗。

### 祭涑頭山神文（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涑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涑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涑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涑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尙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樂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惟神寶鑒圖之尙饗。

祭徐曰仁文（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子以壽不能長久，子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子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固夢耳，孰為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子：「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子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為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子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知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子也，則喪子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子之深，信子之篤，如曰仁者乎？失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斲於人之不子知子信乎？自得曰仁，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子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稱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子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子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子之昏，而警子之惰邪？嗚呼痛哉！子復何言。

## 祭孫中丞文（己卯）

嗚呼！奔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全非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披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翻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尙饗。

##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澣，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辨，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櫓，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嗟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鹿澤兮，欵欵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

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子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寤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孺子弟姪來學於子，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徒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毘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 祭朱守忠文（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尙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旣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旣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一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願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專，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

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旣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輶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千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諡，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概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尙饗！

### 祭楊士鳴文（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願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

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氏，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 祭元山席尚書文（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釣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供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可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嫉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



檣旣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慚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敷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慊，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尙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

尙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往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子衷，爾等有靈，尙知之乎？嗚呼傷哉！

###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尙饗！

### 祭南海文（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甯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願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未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續，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尙饗！

附 山東鄉試錄

弘治甲子

（前序已刻前卷）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負大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爲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問，以由求可爲大臣，而告之以爲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

爲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爲羣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羣臣已乎？豈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羣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同，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繆，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爲之君者，於吾仁義之言說，而弗繹焉，則是志有不行矣。其可誦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徇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機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求二子以爲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旣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爲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羈縻於爵祿，而不知止者，不旣有間矣乎！

###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蓋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爲九經之本也，使非內外動靜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惟在於主敬，誠使內志靜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內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靜也，遏人欲於方萌，而所由不睽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

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爲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爲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聖人各有愛民之念，而同其任責之心。夫聖人之愛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愛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己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爲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爲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卽吾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爲萬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既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穀之未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之厄民，卽吾之厄民者；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愛世之本心，而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改其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顏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徇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爲通達，隱者以忘世爲高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

易

###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默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哉？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爲也；大人則先天而爲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敘者，有昭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爲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躬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祇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當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敘有典也，立爲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敷矣；天秩有禮也，制爲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卽天也；後天奉天，天卽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此九五所以爲天下之利見也歟！大抵道無天人之間，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爲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造於形體，知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體卽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爲一。」

###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蓋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

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爲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爲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則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敘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敷大抵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敘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言之，則書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安知圖之不可書，書之不可爲圖哉！噫！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既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想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願謹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爲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爲天下之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靜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以承繫，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

道也，非學無以致之；蓋古人之言，以爲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苟能以虛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于已，可以爲建極之本，而王者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于身，足以爲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敘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爲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爲仲虺，其信然哉！

###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爲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于任君子也。蓋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不嚴于彼，專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儉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爲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一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儉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儉人者，行僞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恆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事變不能搖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斲，專以任之，則君子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



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此合，故論者以爲三代之遺才云。

詩

### 不遑啓居獯狁之故

戎者自言勞之未息，由康之未息也。夫獯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戎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戎之時，而代爲之言若此，所謂敘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啓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戎，則此身旣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啓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獯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己耳。彼其侵擾疆場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又室家，而獯狁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啓居者，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戎役，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爲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卽戎之訓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戎，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憫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獯狁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獯狁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爲心也。魯侯信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卑宮之儉，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甚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峨，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閑如弈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爲廟之曼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望，莫不以爲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前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尙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爲主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宣公十一年）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 晉師敗

績 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衰，其威既可貶；外兵黷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爲心，而晉失待之之道，春

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略，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已也，而潘筵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強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興無名之師，而師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穀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邲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滅楚之罪，而于邲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衰，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爲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黷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爲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穀，不能強於爲善，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穀也，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爲化工歟！抑又論之，仗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爲三王之罪人，而又并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邲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絕也。蓋君子與人爲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內

樓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吳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吳子納而處之，是爲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爲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吳子違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絕邪？蓋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本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僞，得罪於典常，故爲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僞，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賞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爲楚之是伐，比吳爲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秦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浸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僞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 禮記

####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慎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慎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當慎之於幽獨之地，而

於接人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子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恆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而其笑語率獲肅然大賓，是接也。况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嚴乎大祭，是承也。况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慎，其所以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慎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慎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必先慎獨而後可。

###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爲心也。君以民爲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采色，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己，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

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內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爲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己徇欲，惟意所爲，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有雨露之滋，寒煖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況於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辯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爲辨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惟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爲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間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

甲類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祇勤於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前，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前，於其善心之前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前也，而有小夫儉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入君子之是與，則小夫儉人之是狎，固未有儼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兇儉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儉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慎釋而明辯，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虞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

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說，蓋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君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強於大庭昭晰之時，而放縱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愚也請以是爲今日獻。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言，恭遇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錄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恩，茲蓋伏遇乃武乃文，好問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誕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能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屆千秋，凡茲鼎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牆，忠存自牖，竊謂羣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尙虧懋德之規，顧瓌奇之珍，則尙方所有，而珠玉是寶，雖請侯以爲殃，仰窺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義制器尙象之義，覃思古昔，效法丹青，粗述廢興，謬名金鑑，蓋搜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聞，頗費陶鎔之力，躬鉛槧以寶錄，敢粉飾乎虛文，鼓鑄堯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妍媸，觀興替所由，真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萬機之弗暇，願撓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源，儀刑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魏徵所亡



聊獻其一。若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反觀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維茲昧爽所需，用爲緝熙之助。伏願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于殷，勸周宣之明發，願誤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錄，隨表上進以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祭之舞去千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桓季，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卽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感額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曷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卽是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太祖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

仲夏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箜篌竇鐘磬祝敔而用盛樂以大零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飾矣。雖然豈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

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向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鬪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就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卽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

莊周、子弓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冒進而無恥，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好，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好，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旣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旣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卽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尹，學顏者請遂以

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

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爲身不可尋，而道不可往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虛君也，而就之，則旣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

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已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箠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願以爲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箠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理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作，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願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爲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

趨於海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說者以爲二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漢，其在漢也，又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唐，爲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爲漢而上耳，爲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苟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類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類靡而不覺也，譬之潦水之赴壑，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強，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甯，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則風俗之類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爲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爲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強不如秦，廣大不如漢，而延世至於八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虛，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虛，則復類於瑣，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闖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僂狡而



輕朴直，議文法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以爲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爲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藐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爲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橫不然而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亦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爲何以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爲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爲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心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夫夷、惠之風，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今日：「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情愿之所謂居之似忠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爲然。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鈎深索隱，以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其將何以釐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何以平之？建屏滿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載

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裁之。戎胡窺竊，邊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論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問，則不可虛也。生請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爲君者垂拱宴安於上，而爲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慄悚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其常，而神氣恍然，若有不相攝者，則於險阻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壘壘哉？故愚以爲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之說，而後及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弊有三：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也；名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於異道，儉邪之輩，又使列於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論其才之堪否，而概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爲序，使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爲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邊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選擢，以示崇獎。有志之士，宜亦無不樂爲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爲切近。昔漢文之時，爲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爲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函於行取，而責效於二三年之間，彼爲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

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三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爲當今之切務，而天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於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爲罪，建議之臣，心於爲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強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鼂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艱悲，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邊，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宄而事益不洽之所致也；獄訟繁滋，而盜賊昌熾者，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橫，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况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胡戎窺竊，而邊鄙未甯，則在於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旣深且久，足可爲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邊報稍甯，則皆以爲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旦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具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黃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爲得也。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別爲之說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 山東鄉試錄後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錄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詳矣。鼎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秦岱，爲五嶽之宗，東匯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秦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知其大，生長夫子之邦，宜於其道之高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爲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錄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焉，讀其書，聚而爲論辯，發而爲文詞，至於今，資藉以階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獨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之通患，不特是邦爲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雖若相參並立於天地間，其所以爲盛，則又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鼎實陋於聞道，幸以文墨從事此邦，冀所錄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樂爲天下道之。

## 王陽明文集終

